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复活

Resurrection

原著 / 列夫·托尔斯泰
编译 / 名家编译委员会
〔俄罗斯〕



CLASSIC
LITERATURE
联袂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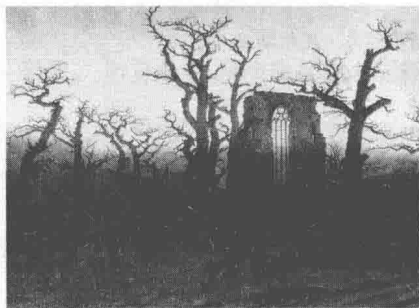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复活

Resurrection



原著 / 列夫·托尔斯泰 [俄罗斯]

编译 / 名家编译委员会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 /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著;名家编译委员会编译.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18.1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ISBN 978-7-5455-3332-3

I. ①复… II. ①列… ②名…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7220号

复活

FUHUO

出品人 杨政
原 著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编 译 名家编译委员会
责任编辑 李红珍 李菁菁
责任印制 董建臣 张晓东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mm×215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50千
定 价 34.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332-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译序

P r e f a c e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俄国文学的泰斗”，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托尔斯泰出身名门贵族，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他早年受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对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了憎恶。他在自己的庄园中尝试给农民减租减役，幻想着能找到一条地主和农民和谐相处的道路，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让他对俄国农奴制的弊端认识得更加深刻。1851年，托尔斯泰加入军队，亲身体会到沙皇军队的腐败、虚伪，也看到不少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由此更加深了他对贵族阶级的批判和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在此期间，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其成名作是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反感和批判。1855年退役后，托尔斯泰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1863年至1877年，他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小说为他赢得了崇高的世界声誉。而1889年至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则是托尔斯泰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最深刻有力的一部杰作。

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俄国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农民的财产不断遭到地主和贵族阶级的掠夺，濒于破产，又加上连年歉收和战争，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奋起抗争。托尔斯泰积极地参与当时的救灾活动，他深入贫民区、监狱等进行调查，对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罪恶认识得更加深刻，这促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彻底弃

绝了贵族阶级的生活，做回了平民。《复活》就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巨变后写出的一部长篇巨著，被公认为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顶峰，体现了他“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思想。

《复活》是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基础构思而成的小说。故事讲述了出身贵族的聂赫留朵夫引诱了姑妈家的女仆玛斯洛娃，使其怀孕并被赶出家门。后来，玛斯洛娃堕落成妓女，偶然卷入一起谋财害命案接受审判。作为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认出了被他糟蹋过的玛斯洛娃，他开始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自责，良心开始复活。他为她四处奔走伸冤，并请求与她结婚，以赎罪过。上诉失败后，他放弃了贵族生活，陪玛斯洛娃一起流放西伯利亚。在为玛斯洛娃的官司四处奔波和陪她流放西伯利亚的过程中，聂赫留朵夫察觉并认识到了俄国司法制度和监狱的黑暗、贵族的虚伪、底层农民悲惨的生活、阶级的不平等……他终于觉醒，把土地分给农民，同贵族阶级决裂，获得了灵魂的净化和升华。而玛斯洛娃也最终被聂赫留朵夫的行为打动，变回了最初那个纯洁善良的她，最后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和地位，她选择和一位革命者结婚，在自我牺牲和精神觉醒中完成了人性的复活。

《复活》虽然是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恨情仇来展开情节的，但它并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社会小说。它如实地展现了沙皇俄国时期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官办教会的伪善和冷酷、司法制度的腐败，把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小说情节跌宕，人物刻画入木三分，闪耀着人性的光彩，是托尔斯泰思想、宗教理论和美学探索的总结性作品，无愧于“19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之誉。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173
第三部	310

Part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

“那时彼得走过来，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到第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第七次，乃是到第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为什么你只看到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

“学生不能胜过先生，但如果能不断自我完善，学生的成就总能比肩先生。”

几十万人聚集在不大的一片土地上，尽管他们极力毁坏这片土地，把它搞得遍体鳞伤：他们肆意地在土地上堆满石头或铺上水泥、沥青，使草木无法生长；他们毫不留情地铲除刚刚从夹缝中冒出来的草芽，将这里变为不毛之地；他们无休止地燃烧煤炭和石油，熏染洁净的空气；他们将郁郁葱葱的树林砍伐一空，把成群的鸟兽赶到远方……尽管如此，就在这片土地上，就在这个空气污浊的城市中，春天也依然是春天。

阳光普照大地，万物开始复苏，没有被除尽的小草不但在林荫路上，甚至从石缝中顽强地萌芽；美丽的桦树、杨树和稠李树抽出了嫩叶，散发着迷人的

清香；寒鸦、麻雀、燕子飞回来了，欢快地搭建着安乐窝，甚至连苍蝇都兴高采烈地传播着春天的信息。所有的生命都生机盎然、朝气蓬勃，唯独人，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成年人并没有因春的到来而心生暖意。他们依然每天戴着谎言的面具，无休止地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折磨别人也折磨自己。在他们心中，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予世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于平和、协调和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如何使用阴谋诡计去统治他人。

因此，对监狱办公室的管理人员来说，目前绝不是赏花抒情的时节，他们也无暇顾及那些尽情享受春天的人们。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刚刚收到的一份文件。文件照例盖着公章，有着严谨的编号。这份公文明确地要求，今天，也就是4月28日上午九点之前，务必将三名已经审讯过的在押犯——一男两女押送到法庭受审。同时，要求对其中的女性主犯进行单独押送。正是这份公文，使得监狱看守长早晨八点准时出现在了通往女监的那道阴暗潮湿且腥臭无比的长廊里。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位面容憔悴、身穿制服的女看守。

“您是来提玛斯洛娃的吧？”女看守问，他们已经走到了长廊上的一个牢门跟前。值班的看守啞啞一声打开牢门，一股更加令人作呕的恶臭立即冲了出来。“玛斯洛娃，出来提审！”随即牢门又被关上了。

比起监狱走廊里弥漫着的由病菌、粪便、焦油、腐物混合而成的让人窒息的臭气，监狱大院里的空气无疑要新鲜得多，因为风带来了田野里令人清爽愉快的气息。尽管女看守早已习惯了监狱里污浊的空气，但每次从院子里来到这儿，还是会莫名地感到沮丧和心灰意冷，会突然疲乏得不想呼吸。

牢房里响起一阵忙乱声，那是女人的说话声和光着脚板走路的声音。“怎么回事？别慢吞吞的！快点！”看守长终于吼出声来。

两三分钟后，一个个子不高、胸脯丰满的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然后灵巧地一转身，站到了看守长身边。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面套一件灰色长囚衣，头上裹着一块白色的三角头巾，故意将几缕黑发散落下来，脚上

的棉鞋则是监狱统一发的。她的脸色呈现出长期被羁押的人特有的苍白，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的双手和露出来的脖子也是这种苍白。在惨白无光的脸色的衬托下，她的眼睛显得格外漆黑明亮，虽有些浮肿，但十分有灵气，其中一只流露出一丝斜睨的神色。此时，她身子站得笔直，微仰着头，直视着看守长的眼睛，努力做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就在看守长要关闭铁门时，突然又冒出一个面色苍白、满脸皱纹的脸来。是个老太婆，她没戴头巾，一头白发蓬乱地堆在脑袋上。那老太婆急切地对玛斯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自顾冲着老太婆的脑袋把铁门推过去，那脑袋便缩了回去。顿时，牢房里传出一阵哄笑声。玛斯洛娃也微笑了一下，回身望着牢门中间的小窗口。

老太婆在牢里把脸凑到小窗口上，用嘶哑的声音说：“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一口咬定你的话不改！”玛斯洛娃回答说：“好歹得有个解决的办法，总不至于比现在还糟糕。”“当然，解决的办法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说，露出了作为长官的得意神色，“走吧，抓紧时间。”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处消失了。玛斯洛娃跟着看守长快步走着，经过一段长廊和一排排窗口，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走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来到了监狱办公室。此时，已有两名持枪的押解兵在等着他们了。文书把一摞很厚的文件交给其中一个押解兵，并指着女犯说：“把她押过去。”

这个押解兵是尼日尼城的农民，红脸膛，麻子脸。他将公文塞进衣兜，看了看女犯，还向旁边的伙伴挤挤眼。随后，两个押解兵押着玛斯洛娃走了出去。

监狱大门上的一个小便门打开了，两个押解兵和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走出围墙，便来到了大街上。很快，那些路过的车夫、小摊贩、厨娘、工人都纷纷停下了脚步，好奇地打量起了女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有人摇摇头，心里想：这个女人不像我们一样安分守己，瞧，这就是做坏事的下场。孩子们的眼里则全是恐惧，害怕她再干什么坏事，幸好有押解兵押着才让他们稍稍安心些。一个乡下人勇敢地走到女犯面前，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还送给女犯一个戈比。这让玛斯洛娃很是不安，她涨红了脸嘟囔了几句。

玛斯洛娃并不畏惧众人的目光，但也不想四处张望，只是微微斜睨着那些注视着她的人们。大家对她的注目，让她暗暗高兴。跟监狱相比，这里毕竟空气新鲜、天空明朗，这也让她高兴。只是，因为很久没走这样的石子路了，发给囚犯的棉鞋又很笨重，尽管她竭力放轻步子，脚还是隐隐作痛。他们途经一家小店时，她没注意到店门口那些摇摇摆摆的小鸽子，差点踩到一只蓝灰色的鸽子。那只鸽子受到惊吓后扑棱着翅膀飞过她的耳边，扬起一阵飞沙。她的嘴角微微上扬，但随即想起自己的境况，不由得沉重地叹了口气。

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凡。她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女，这个女农奴跟随自己的母亲，在乡下的一所庄园里为两位老小姐做工。女农奴每年都会生孩子。遵照乡下人的习惯，这些可怜的孩子在受过洗礼后，母亲就不会再给他们喂奶吃了，因为私生子始终是多余而不受欢迎的，而且孩子还会妨碍母亲干活。因此，孩子很快就会饿死。

就这样，女农奴的前五个孩子都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个女孩，也就是后来的玛斯洛娃，是女农奴和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私通生下来的。玛斯洛娃的命运本也同那五个孩子一样，可事有凑巧，那天由于送来的奶油有牛膻味，两位老小姐中的一个打算到牲口棚将女农奴责骂一番。老小姐来时，正碰上产妇和她那健康可爱的新生儿躺在牲口棚里。老小姐大发了一顿脾气，既为奶油的事，也为女农奴居然让刚出生的孩子睡到牲口棚里。临走时，老小姐又看了女婴一眼，不由得萌生了怜爱之心。她自愿担任孩子的教母，亲自给女婴施了洗礼。后来，出于对教女的怜惜，她经常给这对母女送些吃的和钱，小姑娘就这样活了下来。

小姑娘三岁时，她的母亲就得病去世了，外婆嫌拖累不要她，老小姐便把小姑娘带在自己身边抚养。小姑娘渐渐长大了，活泼可爱的她给两位老小姐带来了不少乐趣。这两位老小姐是姐妹俩：妹妹索菲雅心地善良，她曾经给小姑

娘受过洗，总是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教她念书，并想收她为养女；姐姐玛丽雅为人比较刻板，更愿意把小姑娘训练成得力的侍女，所以对她的要求很苛刻，遇上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责罚她。于是在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影响下，长大后小姑娘就拥有了半是养女、半是婢女的双重身份。就连她的名字也不伦不类：不叫卡特卡，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她收拾房间，做针线活，细心擦拭圣像，煮咖啡，烤肉，有时也陪两位老小姐闲坐，给她们读读书、念念报。

就这样她长到了十六岁。满十六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位公爵，是两位老小姐的侄子，也是一名家世显赫的大学生。卡秋莎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更不敢对他明说。两年后，这位公爵在奔赴战场途中顺路来看望姑妈，并在姑妈家小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 100 卢布的钞票便离开了。公爵走后五个月，卡秋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任何事物都会让她心烦意乱，她想回避却又不得不面对即将来临的耻辱。她服侍两位老小姐时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敷衍了事，而且还经常发无名火，顶撞老小姐，事后又懊悔不已。思虑再三，她最终决定离开。两位老小姐早就对她不满意了，便放她走了。

离开老小姐家后，她来到一个警察局分局局长家里做侍女。但在那里也仅仅待了三个月，因为这位局长虽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却还是对她纠缠不休。有一回，他又来招惹卡秋莎，卡秋莎痛骂了他一顿，并把他推倒在地，为此，她被主人无礼地辞退了。这时候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她马上就要分娩了，于是她便搬到了乡下的一个接生婆家里待产。那个接生婆是个寡妇，兼做酒生意。卡秋莎分娩很顺利，可不幸染上了产褥热，她的孩子只好被送到育婴堂去。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一到育婴堂孩子就死了。

卡秋莎搬到接生婆家里时，身上一共带了 127 卢布，100 卢布是诱奸她的人送的，剩下的是做工赚来的。可等她要走时，身上就只剩 2 个卢布了。她不懂节约，不但自己出手阔绰，而且对身边的人也慷慨。两个月期间的伙食和茶

点，接生婆收了她 40 卢布，送孩子又花掉 25 卢布，接生婆还向她借了 40 卢布买奶牛，卡秋莎自己又随便做了点衣服，买了点礼物，剩下的 20 卢布就用完了。因此，等卡秋莎身体恢复时，她已身无分文，不得不再去找工作。很快，她在林务官家里做了侍女。林务官虽有妻室，但也跟之前的警察分局局长一样好色，从她做工的第一天起，就对她不怀好意。卡秋莎厌恶他，竭力躲开他。可他满腹心计，而且因为他是主人，可以随意支使她，最终还是制造机会占有了她。这件事被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结果卡秋莎一分工钱都没拿到，就被驱逐了出来。卡秋莎只好回到城里，寄住到姨妈家里。姨父是装订工人，以前生意好，姨妈家的生活还算宽裕。可后来主顾越来越少，姨父就开始酗酒，把家里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拿去换酒钱了。

如今，姨妈经营着一家小洗衣作坊，养活儿女，供养酗酒的丈夫。姨妈让玛斯洛娃到她的作坊里做洗衣女工。但目睹洗衣女工的艰辛生活，玛斯洛娃犹豫不决，最终还是决定去佣工介绍所碰碰运气。通过佣工介绍所，玛斯洛娃找到了一份女仆的工作。她的主人是一位独居的太太，家里还有两个正在上中学的男孩。这份工作玛斯洛娃才做了一个星期，就遭到了那个上中学六年级的留有胡子的大男孩的调戏。他的母亲认为玛斯洛娃勾引了自己的儿子，借机把她辞退了。玛斯洛娃只好再次来到佣工介绍所。在那儿，玛斯洛娃没有找到新工作，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位戴着钻石戒指、衣着讲究的胖太太。那位太太弄清楚玛斯洛娃的境况后，留下地址，约她上自己家去做客。

玛斯洛娃应邀来到胖太太家。胖太太热情地招待了她，请她吃馅饼、喝葡萄酒，其间还打发自己的侍女带着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傍晚就来了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留着白胡子的老男人。这个老男人一进来就挨着玛斯洛娃坐下，满眼含笑地望着她，跟她说笑。后来，女主人把老男人叫到了另外一个房间，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用暧昧的声音说：“刚从乡下来的新鲜货，怎么样？”然后，女主人把玛斯洛娃叫去，告诉她老男人是作家，有很多钱，只要她合他的意，他是不会吝啬花钱的。她果然合了他的意，他给了她 25 卢布，

并答应经常跟她约会。那笔钱很快就被玛斯洛娃用完了——一部分用来支付她在姨妈家的费用，剩下的则用来置办新衣服、帽子和丝带。过了几天，作家又打发人来找她，她去了，又得到25卢布。之后，作家给她租了一个单独的寓所。

玛斯洛娃搬到作家租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住着一个年轻潇洒的店员。她主动跟作家说清了一切，然后搬到一个更小的寓所去住。那个店员原本答应跟她结婚，最后却不辞而别，将她抛弃。玛斯洛娃又孤身一人了。她本来想继续住在那个寓所，可人家不准。派出所的人说，她只有拿到黄色执照^①，通过医师检查，才能继续住下去。于是她又回到了姨妈家。姨妈见她打扮时髦，以为她已经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便不再提让她做洗衣工的事情了。对于玛斯洛娃来说，她也从未考虑过从事洗衣工一类的职业。此刻，她怀着怜悯的心情看着洗衣房女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毫无生气的绝望生活，光是想象一下自己有可能过这样的生活就感到心惊胆战。

然而，更可怕的现实是，没有了经济来源，玛斯洛娃的生活很快陷入了困顿无助的绝望中。这时，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领家找到了她。此时的玛斯洛娃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纯真美好的卡秋莎了。她不仅染上了吸烟的习惯，还迷恋上了酒精。酒之所以吸引她，并不是因为她觉得酒好喝，而是因为喝醉了就能忘掉所遭受的一切苦难，获得片刻欢愉。酒能使她得到解脱，只有喝醉时她才会相信自己还有尊严，这在清醒时是办不到的。不喝酒的时候，她的心情总是抑郁消沉。

领家设宴款待姨妈和玛斯洛娃。席间，领家将玛斯洛娃灌得酩酊大醉，趁机劝她到本城最好的一家妓院去做妓女，并向她列举了这个行当的种种好处。玛斯洛娃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安于女仆的屈辱地位，但这样必然还会受到男人的纠缠，同时也不得不与人秘密私通；要么索性从事这种合法的、有保障的、安定的职业，专干为法律所许可的、有丰厚报酬的、公开的、经常的通奸。她

^① 黄色执照：当时的沙皇俄国政府发给妓女的许可证。

选择了后一种生活。她想借此报复一下诱奸她的公爵、抛弃她的店员和一切欺压过她的人。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打动了她的心，让她下了最后的决心。那就是领家对她说，她想要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不管是天鹅绒的、塔夫绸的、罗缎的，还是露臂裸肩的舞衫都可以。玛斯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鹅黄色的、滚着黑色丝绒边的、领口开得很低的绸衫的模样，内心的防线就彻底崩塌了。她交出公民证，领家负责去换黄色执照。当天傍晚，领家雇来马车把玛斯洛娃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此，玛斯洛娃开始了漫长的、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生活。在俄国，有千百万的女人过着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还受到它的保护。过着这种生活的女人，十之八九以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为注定结局。

她们日夜纵情声色，白天沉沉昏睡。周末，她们需要到警察分局去，那里有办理政府公务的官员和医师，他们用轻浮粗野的态度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重复上星期的罪行。下一星期依然如此。总之，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不管平时还是假期，天天如此。

玛斯洛娃过了七年这样的生活。在她二十六岁那年，也就是她妓院生活的第七年，初次失身的第八年，她出事了，为此进了监狱。在监狱里生活六个月之后，眼下她正被押解到法院去受审。

三

正当玛斯洛娃随着押解兵走得筋疲力尽，渐渐走近地方法院那座大厦的时候，她的教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当初诱奸她的那个人，正躺在一张高大的、铺着羽绒床垫、被单已被揉皱的弹簧床上。他穿着干净的、熨得极为平整的细麻布睡衣，领口敞开着，嘴里还叼着纸烟。他的目光定定地凝望着前方，思索着昨天发生过的事和今天该办的事。

昨晚，他是在门第显赫、家财万贯的柯察金家度过的，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娶他们家的女儿。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叹了口气，于是丢掉烟蒂，穿上拖鞋，下了床。他拿出一件绸料的长袍披在肩膀上，接着迈着沉重而急促的步子走向洗漱间——那里弥漫着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气味。他在那里用特制的牙粉刷干净他那镶补过很多次的牙齿，用喷香的漱口水漱口，然后用香皂洗手，再仔细地用刷子拭净长指甲，又在大理石做的脸盆里洗净脸和脖子。随后，他走到洗漱间旁边的浴室里，开始用冷水冲洗他那肌肉发达的身体。洗漱完毕，他拿起松软的毛巾擦干水珠，然后穿上干净笔挺的衬衣、西裤和擦得跟镜子一样亮的皮鞋，来到梳妆台前坐下，用梳子理顺头上逐渐稀疏的鬃发和嘴边的小黑胡子。他的所有用品都是昂贵的上等货，雅致、朴素而且耐用。

聂赫留朵夫随手从几十条领带和一堆胸针中各取了一样，然后把一套放在椅子上的干净衣服穿上，带着满身香气，慢慢踱进了饭厅。饭厅里的镶木地板已被仆人擦得锃亮，上面摆放着橡木大酒台和一张活动大餐桌，桌腿雕成张开的狮爪的形状，很有气派。桌上铺着浆得很平整、绣有巨大花体字母家徽的桌布，上面放着银质咖啡壶、糖缸、盛有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鲜面包、饼干的篮子。餐具旁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最新一期的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朵夫刚要拆信，通向走廊的门忽然开了，一位体态丰满的老妇人悄声走了进来。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带，借以遮掩她头顶渐渐变宽的分发缝。老妇人名叫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不久前，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在这所宅子里去世了，阿格拉斐娜就留下来担任了少爷的女管家。

阿格拉斐娜虽身为侍女，但因曾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在国外待了十年，也颇有点贵妇人的风度和气派。她从小就在聂赫留朵夫家生活，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小名米坚卡的时候就熟识他了。

“您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好，阿格拉斐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戏谑地问。“有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家的女用人已经在我房间等好半天了。”女管家说着把信交给聂

赫留朵夫，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下。”聂赫留朵夫接过信时，察觉到了女管家脸上的笑意，不由得皱起眉头。阿格拉斐娜的笑容表示，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来的。在阿格拉斐娜看来，聂赫留朵夫已准备同公爵小姐结婚了。阿格拉斐娜笑容里的这层含意使聂赫留朵夫感到不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斐娜把一个放错了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拿起来放回原位，然后又悄悄地走出了饭厅。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斐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曲边的灰色厚信纸，上面的字迹娟秀而洒脱。他读了起来：

我既已承诺要担起帮您记住一些事物的责任，那么为责任起见，我特意提醒您，今天，4月28日，您得出庭陪审。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能陪我们和柯洛索夫去观看画展了，虽然昨天您用平素那种马马虎虎的态度答应过。除非您情愿因未准时出庭而向州法院缴纳300卢布罚金，那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

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件事。请您务必不要忘记。

玛·柯察金公爵小姐

信纸背面又加了两句：

母亲让我转告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会一直等您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无论是什么时候。

玛·柯

聂赫留朵夫眉头紧蹙。他明白，这一便函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不断发起进攻的又一巧妙手段，目的是要用无形的线把他同她紧紧地拴在一起。不过，但凡年纪不轻，又不是在热恋中的男人，对结婚往往患得患失，犹豫不决。除此之外，聂赫留朵夫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去求婚，还有一个重大原因。这原因并非是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因为他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来，也不会把它看成是结婚的障碍。真实原因在于，他同

一个有夫之妇有过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他们已再无瓜葛，但那个女人并不这样认为。

见到女人时，聂赫留朵夫总是很害羞，然而正是这种羞怯激起了这个有夫之妇的征服欲。这个女人是某县一位首席贵族的妻子，聂赫留朵夫经常去这个县参加选举，于是，这个女人就使用手腕一步步地把他引入了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中。聂赫留朵夫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在迷恋她的同时又一天比一天憎恨她。最初，聂赫留朵夫因经不住她的诱惑而失足，后来又因内疚，觉得若不取得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因此，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没有资格向柯察金小姐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看见那笔迹和邮戳，就面红耳赤，心惊肉跳。不过，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来信是通知他出席五月底将召开的地方自治会特别会议的。他肯请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登位后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他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斗争，以至于丝毫未察觉家里的丑闻。

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想起因这个女人而产生的种种烦恼。记得有一次他以为这位首席贵族已知道了这件事，就做好了同他决斗的准备，还打定主意危急时可以朝空中放枪。另一次，女人跟他大闹过一场，她负气奔向花园的池塘，想投水自尽，他只好跑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到她那边去，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朵夫在心里盘算着。一星期前，他写了封语气坚决的信给她。在信中，他承认自己有罪，愿意用任何方式赎罪，但为了她的幸福，他认为他们必须一刀两断。他现在正在等她的回信，却始终没有等到。没有回信多少也是个好兆头。她要是不同意断绝关系，早就该来信了，说不定还会像上次那样亲自赶来。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聂赫留朵夫心里既有些妒忌，同时又为可以尽快摆脱这种令他苦恼的虚伪局面而感到高兴。